

說郛

正七十

12
6
70



特
412
6
70



說郭目錄

弓第七十

畫簾緒論 胡大初

官箴 呂居仁

政經 真德秀

忠經 馬融

女孝經 鄭氏

女論語 宋尚宮

女誠 曹大家

說郭目錄 弓七十



厚德錄

李元綱

省心錄

林逋

畫簾緒論

台郡胡大初

畫已篇第一

涖官之要曰廉與勤不特縣令應爾也然縣有一州之體而視民最親故廉勤一毫或虧其害於政也甚烈且人孰不知廉吾分內事也物交勢迫浸不自由素貧賤者有妻子啼號之撓素富貴者有口體奉養之需喜聲譽則飾厨傳以娛賓務結托則厚苞苴以通好又其甚者婚男嫁女囊帛匱金皆此焉是資雖

者論



欲廉得乎貪黷亡恥之人固不暇恤稍有畏清議者亦不過曰吾上不竊取於公帑下不妄取於民財足矣收買飲食素有官價吾行之奚愧供需賓客例數吏貼吾循之奚忤不知以官價買民物民貧其何以堪而責吏供需他日吏以曲法受賂敗令責之得無愧辭乎故其要莫若崇儉苟能儉則買物不必仗官價以求多也燕賓不必科吏財以取樂也苞苴不必講厨傳不必豐也涖官之日無異處家之時而用官之財不啻如用已之財斯可矣又孰不知勤吾職分

之當然也聰明有限事機無窮竭一人之精神以捉衆人之姦詭已非易事況有愚暗無庸者一切聽可否於吏手苟且取具者率多黜智能於不用甚則銜杯嗜酒吹竹彈絲圖享宦游之樂遂致獄訟經年而不決是非易位而不知詞訴愈多事機愈夥卒不免於司敗之見詰縱有銳意自強者幾何人哉自其疇應日繁心力日耗方虞稅駕息肩之無其所何幸吏牘已備俛首涉筆終亦歸於苟道而已故其要莫若清心心旣清則雞鳴聽政所謂一日之事在寅也家

緒論
務盡屏所謂公爾忘私也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戕也今日有某事當決某牒當報某賦某色當辦禁繫某人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俟來日則事無不理而此心亦寧矣吁此廉勤之大略也他猶有可言也心不可不平平心則物情無往不燭怒不可或遷遷怒則吏民將受其枉其令必簡其政必和非時營繕所合力懲託辭科輸所當痛革子弟門客勿令與外人吏輩交接或恐有往來結托之嫌則禍起蕭牆若何拯療吏民婦女勿令其出入織紵貿

易或恐有交通關節之謗則事干閭閻未易施行勿帶醫術或有干請難以相從勿置親隨處之內外皆所不便在已者既已曲盡則何施不可何事不公何盤根錯節之足慮哉故愚以盡已冠之篇首云

臨民篇第二

令爲民父母以慈愛爲車以明斷爲軌而行之以公恕斯得矣今之爲令者知有財賦耳知有簿書期會耳獄訟一事已不皇悉盡其心撫字云乎哉教化云乎哉昔陽城自署曰催科政拙撫字心勞考下下陽

城已矣誰肯甘心下考而竭其撫字之誠者不知九重以赤子授之令固望其字吾民也而可孤所寄乎故令視事之初其先務有四曰崇學校夫士者民之望也鄉校者議政之地也諸學奠謁之餘便當延見衿佩假之以辭色將之以禮意詢風俗之利病諮政事之得失廩餼必豐課試必謹其端厚俊秀者獎異之其詞訟蔓及者覆護之其凌辱衣冠者懲治之則士悅而知慕矣曰獎孝弟人情敬其父兄則子弟悅故當首延父老以寓敬愛之意然後博詢鄉曲其有

孝友著聞行義卓異者必屈已求見必置酒登延護其門閭寬其力役使邑人靡然知倣或有兄弟訟其親族互訴者必曲加諷諭以啓其愧恥之心以弭其爭爭之習聽其和允勿事研窮則民俗歸厚矣曰勸農桑令以勸農繫銜朝廷以勸農著令非不勤至今也不然歲二月望爲文數行率同寮出近郊集父老讀之飲食鮮少甚至折錢事畢卽自携酒肴妓女宴賞竟夕實意安在哉令到官之始不必姑俟來春便當以農桑衣食之本諄諄然喻之而所以妨害病擾

之者必懲必戒則民斯咸安其業矣曰略勢分令爲近民之官而今也民視令不啻如天之遠如神明之可畏銜冤茹苦無由得入令尹之門幸而獲至其前則吏卒禁訶笞朴交錯畏懦者已神銷氣沮矣故欲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自呼之几席之前康色詰問以盡其所欲言其壅蔽不得達者則設鑼縣門之外俾自扣擊如是則民情無有不獲自盡者矣行斯四者他如賑恤之不可不時追逮之不可或濫母事橫斂母事酷刑非甚不便於民不必好爲

更革非甚宜益於民不必輕爲興舉其餘節目皆當次第而廣充之雖然愛民之要尤先於使民遠罪夫民之麗刑豈皆頑而好犯哉愚蒙亡知故抵冒而不自覺令宜以其條律之大者榜之墻壁明白戒曉曰某事犯某法得某罪使之自爲趨避其或有犯到官哀矜而體察之照法所行與殺一等亦忠厚之德也若悉欲盡法施行則必流於酷矣昔卓茂爲密令諭其民曰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吁此仁人之言也凡爲令者宜寫一通

寘之座右

事上篇第三

令領一邑太守察之諸監司察之所以防汙虐戒曠
敗也公正自飭廉謹自將固令所當持循職事攸關
尤合加察轉漕司惟財賦耳縣道賦入自有定數率
是輸之郡家本自無甚干涉其他戶婚詞訴吾惟決
之以公奚懼焉常平茶鹽司惟廩役與鹽課爾不產
鹽不繫銜處於鹽無預若齊民之差役公吏之叙役
與夫常平義倉之聚散吾無偏私無侵移又奚懼焉

惟提點刑獄司則視諸司爲獨重何則刑獄民命所
關苟有過誤厥咎匪輕殺傷多委同官驗視安知其
無或疎鹵乎罪囚淹禁動經歲月安保其無或疾病
乎結解公事惟憑供款又安信其果無翻異乎有一
于茲便罹憲網故惟在我者無往不謹不審而又得
部使者察其忠實寬其鞭驅庶乎可以免厥咎也其
次本州則視憲司爲尤重何則州縣一家也令之視
守猶子弟之於父兄也情苟不通事無可集若財賦
若獄訟若日生事務無一不與相關而縣之最被害

者莫若不時專人每專人一來陵蔑名分掄粹吏貼
大者數百千小者百餘千方得其去又其次二稅專
差吏拘催酒稅專差吏監督日食之供需公事之懇
告令無不聽命惟謹甚而擅興威福轄養娼妓需覓
器用哀取財物無所不有令謁郡之始便當明稟使
君某職事不敢不勉而縣家苟有不逮亦乞加體恤
之仁仍乞給紫袋曆二道絡繹往來彼此咸御名書
之庶幾事情無有不達而文移之督促可省也如經
兩月事不辦集然後甘受專人之擾慢令之罰若茶

稅虧日額酒稅虧月額者率十之四五却乞遣吏監
督不然告寬轡勒容竭其長夫州家亦欲集事爾差
專人差公吏豈其得已令若恃其相容遂至弛怠公
事不集財賦不登亦奚咎夫郡之督促哉雖然奉法
循理盡瘁效職監司郡守之難事猶可也惟是臺幙
郡僚或捧檄徑從或移書請託賓餞稍有不奉承
稍有不虔賢明仁厚之人固能推誠相亮否則情好
易駸間隙易啓始於職事相關之際捃摭橫生甚而
使長會聚之時譏讒肆入蓋有陰中其毒而獲戾者

多矣故令之待臺幕郡僚者寧過於勤毋失之怠寧過於恭毋失之簡寧過於委曲毋失之率意而徑行此亦可以杜無妄之災矣

僚案篇第四

縣之有僚案兄弟等也兄弟有閭牆之釁則家用不和何以幹蠱而禦侮哉縣僚本無慢長官之心而每有與令不相能者非他也令挾長以臨僚案僚案復睚眦不相下勢必至於睽且忌不和縣無州郡黜陟之權合轍而馳同舟而濟令苟怡怡相與孰不竭力

以佐令乎然相得每難而相失每易公事分委佐廳任之書判或意見偶異或請托所牽未能與令意合令輒自行改判或牒請再擬則其情易以相失孰若平心量酌其是否過廳面議使之欣然竄易而無怨心乎佐廳吏人有過令遞呼上杖之于庭縣吏或有咆哮佐官亦復自行鞭撻遂致彼此猜忌因成讐隙則其情易以相失孰若致委曲於其本官令其自行決遣使之赧然愧服而無怨心乎丞簿而下俸入極微曾不足以養廉而令輒拖壓累月令雖不明支已

俸却或於官錢移易貸用其何以得同僚之心故同僚俸給須當按月支送或一時匱乏則明以相告令亦不當先支已俸及有移貸之私收支簿曆使之通知可也如是則又孰不悟然相體能與縣家同休戚乎令始至之日必延見僚案歷述弊端悃悃無華肝膽相照職事關係彼此明言毋懷忍以含怒廳吏問諜彼此斥絕毋嗜聽以相猜心同一人事同一體則政和而民受其福矣豈惟民之幸亦令之幸也雖然同官皆忠良之士固自悉無可慮彼有沈鷲狼戾者

或狹才以相陵或侵權以相撓或陰謫長官之短或樂受讒者之言則將奈何哉令豈無假故疾病勢必委佐官暫攝而攝者輒變亂其統紀縣道庫眼亦有屬佐廳司掌及有財賦合屬佐廳催督者而佐官輒視爲已物不與縣道通融則又將奈何哉吁此當以誠感不當以勢爭以誠感則禮意必周懇白必豫使之自有所不敢爲以勢爭則意義日睽讐隙日甚或相訐或互申弊有不可勝救者此令所當深戒而早圖者也

御市篇第五

人皆曰御市不可不嚴受賕必懲無赦不知縣之有吏非臺郡家比臺郡之吏有名額有廩給名額視年勞而遞升廩給視名額而差等故人人皆有愛惜已身之意顧戀室家之心乃若縣吏則不然其來也無名額之限其役也無廩給之資一人奉公百指待哺此猶可也縣官日用則欲其買辦燈燭柴薪之屬縣官生辰則欲其置備星香圖綵之類士夫經從假寓館舍則輪次排辦臺郡文移專人追逮則裒金遣發

其他貪黷之令誅求科罰何可勝紀嘻彼財何自來哉稍有貲產者又孰肯爲吏哉非饑寒亡業之徒則駟狡弄法之輩非私下盜領官物則背理欺取民財爾愚嘗妄思周官胥徒府史之制有名職廩稍之供是以吏皆廉平俗亦醇厚今時殊事異縣道財賦煎熬揀過不暇給而暇辦吏俸哉此說殆類談何爲令之計者亦不過曰廉以率之耳其身正不令而行常堂供需生辰獻壽等一切罷去我旣不科求於吏吏縱未知悛改在我責之可無愧辭然後弄權者必懲

犯法者必斥至有稍能任事之人令或倚以爲用彼
輒妄自誇說謂事無大小是非曲直率由於我汝乞
我金若干我令汝事必勝已而果然甚至駕說於本
官以爲巧取之地吏之溪壑未飽而令之惡聲已彰
矣間有縣令精强者一切不肯任吏吏則廣說道理
曲爲游揚使而不容不從其言此術又不行則必於
令啓處之間自與儕伍私相評議使其語陰入於令
之耳令不之察謂其無心之言從而信之而不知已
墮其計中矣吏之姦詭萬狀不可不深防密察故

欲吏之不受賂斷無可行之策但使事事清明人無
觀望知吏之不必囑賄之不可行已爲政之善矣乃
若俗自醇厚吏自廉平非如前所謂循周官之制不
可也波流日靡孰挽而東徒增太息云爾

聽訟篇第六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情漓靡機
事橫生已難使之無訟惟盡吾情以聽之而已縣道
引詞類分三八始至之日多者數百少者亦以百數
令憚其煩遂有展在後次併引者不知省訟固自有

道若憚煩拖後積壓愈多雖竭其精神難理矣或謂
不拘日子有狀卽受可免積壓然縣家事多若日日
引詞則訴牒紛委必將自困不若間日一次引詞却
將鄉分廣狹分搭遇一則引某鄉狀遇三則引某鄉
狀遇五遇七遇九各引某鄉狀不得攙越庶幾事簡
易了且彼有一時忿激便欲投詞需日稍久怒解事
定必有和勸而不復來者此其當行者一也分鄉定
日此止可爲常事設若鬪毆殺傷水火盜賊不測等
事亦俾待次不亦晚乎却如前之說置鑼於縣門之

外不以早晚咸得自擊鑼鳴令卽引問與之施行若
有事情急迫合救應者便與救應合追捕者便與追
捕合驗視者便與驗視却不可因循失事此其當行
者二也詞訟到官類是增撰事理妄以重罪誣人如
被毆必曰殺傷索財必曰劫奪入其家必誣以作竊
侵墳界必誣以發墓此類真實固有而假此以覲有
司之必與追治者亦多要當明立榜文嚴反坐之法
須令狀尾明書如虛甘伏反坐六事異時究竟果涉
虛僞斷當以其罪罪之則人知畏而不敢飾詞矣此

其當行者三也詞訟在官不與結絕所以愈見多事
每一次受牒新訟無幾而舉詞者往往居十之七八
徒費有司之閱視徒勞人戶之陳請不若先行告示
凡有詞在官如易於剖析卽與施行但有追會不齊
究實未到合聽有司區處不應疊疊陳詞今以兩月
爲期如兩月之外不覩有司結絕方許舉詞不然並
不收理此其當行者四也縣道每有姦狡頑囂之人
專以教唆詞訟把持公事爲業先當榜文曉諭使之
盡革前非若有犯到官定行勘杖刺環押出縣界必

懲無赦凡遇引問兩爭應答之辭與狀款異此必有
教唆把持之人也須與研窮根勘重寘于罰此其當
行者五也凡與一人競訴詞內必牽引其父子兄弟
七五人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指其婦女爲
證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費耗其錢物凌辱
其婦女此風最不可長令須察其事勢輕重止將緊
要人點追一兩名若婦女未可遽行追呼且須下鄉
審責供狀待其緊急方可引追此其當行者六也不
應爲有罪不許因事告事法令昭然而今之爲令者

喜聞人家隱微於是告訐之風滋長甚至收人白劄
子見之施行於是愈無忌憚妄行指摘而民無寧居
之日矣此亦合預行榜諭告訐者未問虛實先坐不
應爲罪若狀詞本訴之外因而告首其家隱微者亦
勿聽理併先坐罪此其當行者七也引到詞人供責
必須當廳監視能書者自書不能者止令書鋪附口
爲書當職官隨即押過其事輕理明不待證會者自
可隨手決遣若涉追證費勘會亦只憑此初供最不
可押下案致令胥曹得以恐脇說誘而使之變易真

情此其當行者八也大凡蔽訟一足必有一非勝者
悅而負者必不樂矣愚民懵無知識一時爲人鼓誘
自謂有理故來求訴若令自據法理斷遣而不加曉
諭豈能服負者之心哉故莫若呼理曲者來前明加
開說使之自知虧理宛轉求和或求和不從彼受曲
亦無辭矣此其當行者九也令每遇決一事案牘紛
委憚於徧閱率令吏摘撮供具謂之事目不知吏受
人囑其理長者不爲具出而理短者反爲聲說以此
斷決多誤不若令自逐一披覽案卷切不要案吏具

單兼勝者固有理而負者亦未嘗無道理可說特不若勝者之多耳令合先迷其是而折其非則負者雖欲奮訴不可得矣此其當行者十也此姑論其大略若夫隨機應變遇事酌裁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則在賢有司

治獄篇第七

刑獄重事也狂狴惡地也人一入其中大者死小者流又小者亦杖寧有白出之理脫或差誤胥吏奚恤其咎必屬之令縱可逃陽罰亦必損陰德詎可不加

謹哉一曰禁繫必審二曰鞠視必親三曰墻壁必完四曰饑寒必究五曰疾病必察六曰疑似必辨七曰出入必防令每有私忿怒輒置人于囹兩爭追會未圓亦且押下佐廳亦時有遣至者謂之寄收長官多事漫不暇省遂致因循淹延不知一人坐獄闔戶抱憂飽煖失時疾病傳染殆有甚可慮之事而又有合共處不合共處者蓋兩爭若使異牢則有賂者可使獄吏傳狀稿通信息而無賂者必被其害孰若使之共處可以互相察視乎健訟之徒樂入囹圄因得以

唆教獄辭變亂情節孰若別處一牢而使之不得與
餘囚相近乎羸老之人必察其有無疾病或致沉重
徒見費力婦人女子必察其有無娠孕脫有墮墜無
以自明此所以禁繫之不可不審也在法鞫勘必長
官親臨今也令多憚煩率令獄吏自行審問但視成
款僉署便爲一定甚至有獄囚不得一見知縣之面
者不知吏逼求賄賂視多寡爲曲直非法拷打何罪
不招令合戒約推款不得自行訊鞫公事無小大必
令躬自喚上詰問再三頑狡不伏盡情然後量施笞

榜周官有五聽之法亦以獄情難測不可專事箠楚
也在法一更三點長官親自定牢今也聽政無暇則
委佐官飲酒相妨則委之押不知脫有逃逸咎將誰
執泥吏輩受賂則雖重囚亦與釋放安寢無賂則雖
散禁亦必加之縲紲晷不可不躬自檢察昔熊子復
宰暨陽日間不時趨獄點視夜則置一鈴其索直達
寢所夜半掣鈴獄卒應喏否則必罰由是並無不測
之慮晷爲可法此所以鞫視之不可不親也今在在
州縣獄多有頽墻敗壁不甚完固者固當亟加整葺

然重囚姦態萬狀尤宜深防每有獄吏受重囚賂放其自便日間因以飲水爲名將水瀝壁浸漬泥濕夜深則鑽壁踰墻倏然而遁吏卒睡熟無由知覺洎覺則追之已無及矣此最利害令當審量罪囚輕重重者勿使處近壁之匣墻之上必加以茨壁之內必夾以板每五日一次躬自巡行相視有不完處隨加修補戒飭吏卒每夜不可止留一人直更須要每更輪流兩三人明燭巡視諸牢次早令出廳先詣獄點名然後僉押文字日以爲常墻壁之當完者如此獄囚

合給糧食自當於經費支破有因縣道匱乏而責諸吏者不知官給尚欲減尅而可使吏供輸乎寧節他費此不可節也人當日給米二升鹽菜錢十文朝已晚申立定程式獄子聲喏報覆令躬點視然後傳入其有家自送飯者當卽傳與仍點檢夾帶毒藥刀仗銅鐵器皿文字之屬春夏天氣蒸鬱須與疎其牕櫺蠲其穢汗使不至卑濕奧溼致興疫癘如稍向寒便當糊飾戶牖支給綿炭使各得溫煖和適可免疾患饑寒之當究者如此不幸獄囚有以疾病告者將奈

何哉曰此不可不察也有實病而吏不以告者有未
嘗病而吏誣以告者蓋吏視囚猶犬豕不甚經意初
有小病不加審詰必待困重方以聞官甚至死而後
告者若有貲之囚吏則令其詐病巧爲敷說以覲責
出漸爲脫免之地此令所當深察責在推司日具有
無疾病申令於點視之際又自躬加審察如以病告
者且與召醫治療日申增減其甚困頓不可支者然
後責令親屬保識前去若必待病重方始聞官者推
吏必寘于罰不然萬一死者接踵憲司歲計人多令

能免咎乎又不幸獄情有疑似而難明者將奈何乎
曰此不可不辨也世固有畏懼監繫覬欲早出而妄
自誣伏者矣又有吏務速了強加拷訊逼令招認者
矣亦有長官自恃已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
容不以爲然者矣不知監繫最不可泛及拷訊最不
可妄加而臆度之見最不可恃以爲是也史傳所載
耳目所知以疑似受枉而死而流而伏辜者何可勝
數諺曰捉賊須捉賊捉姦須捉雙此雖俚言極爲有
道故凡罪囚供款必須事事著實方可憑信不然萬

一逼人于罪使無辜者受枉罰令得無校於心乎乃若獄門出入之禁其責專在當日推司監牢嚴行拘督應當日而拋離不到者有罰吏卒非係在獄而輒入者有罰令自點察之外許人告訐罪人水火茶飯各須有人監臨事畢卽入元處不得放令閑散逐牢內門無故不得輒開若家屬傳送茶食不得私令與囚相見吏卒亦不得因而與之傳遞信息漏泄獄情此皆所當深致其防者也夫縣獄與州郡不同州郡專設一官故防閑曲盡縣令期會促迫財賦煎熬於

獄事每不暇詳謹罪之卜者縣得自行決遣罪之大者雖必申州而州家亦惟視縣款爲之憑據則縣獄豈不甚重而令之任責豈容不曲盡其心哉故愚於此反覆諄復不嫌於贅

催科篇第八

今之作縣者莫不以催科爲先務而其弊有不勝言者最是鄉胥走弄簿籍漫漶不惟驅督不登縣受郡之責抑亦逼抑過甚民受官之害邇者廷紳奏請以十戶爲一甲一甲之中擇管額多者爲首承帖拘催

自浙而江往往行之已徧今不當別爲規約止是就此察其弊而圖其官民兩不相病者爲善耳愚嘗思之去官之病者爲說有三去民之病者爲說亦有三其一曰民戶合管產業籍之于縣縣道合抱稅額籍之于州州視額督趣縣視產起催此常式也然多有坍塌有逃絕郡雖迫之縣縣實無可催者官之與吏徒被督責不若先與刷具事故數目實計若干申州乞差官究實與蠲其額容俟他時興復仍舊起催仍申省部照會或太守難之令能於合催財賦盡數趣

辦使郡用不至匱乏當亦自能聽從也其二曰起催稅物例是勒逐鄉鄉胥供具合管數目以憑給引不知鄉胥與富强之家素相表裏有稅未卽具上或不盡具至有每年不曾輸官者却止將善良下戶先具催數或多科尺寸逼令輸納此只合選稍公實吏人具出等則先次起催上三等而後徐及四等以下戶令又自將前兩年產稅簿點看如吏人當具而不具與夫當催而不催者皆有罰所以不用新造簿而必用舊簿者防鄉胥爲欺也若諉曰升降不等過割不

時畢竟田主雖易而田則未嘗易自可挨究官物之所在如是則無陷失之患其三曰每日催到官錢至夜方有定數已難入庫多是寄留廊頭或公吏處遂至侵貸移易或有止以虛數影過者其法合置兩大櫃且與權行收鎖來早或躬親或委官點數入庫不可因循又須擇家計稍溫行止稍明有親戚保識人充庫子每旬休與之點視及將收支簿曆驅磨其庫壁須用板夾持十分堅固待其欺瞞侵盜之後雖斷刺估籍與夫抑勒衆人納亦無及矣此去官之病

當爾其一曰甲帖之設本以優役戶今乃以困官戶益起催本是戶長之責今官戶不應役者亦承帖催科矣姑置勿論但差甲首之時弊倖尤多有囑者稅額雖多乃與分爲三數引而常爲甲下戶矣無囑者稅額雖少乃與最少下戶同引而常爲甲首矣不特先期輸納而甲下十標欲其分給人戶有居于縣市者有居於外都者安能一一識認其家最爲被擾莫若各隨都分等則分差一等戶止與一等共甲仍不許將合納數目分作別引其納足乞改付下次者案

吏不得邀阻違許執覆將吏科斷其二曰民戶之受
害者莫甚於已納重追皆由案吏不相關照鄉胥不
與銷豁夫先期樂輸本是畏法而點追苛擾與未納
同又且呈鈔繳引分外費用人誰肯先輸乎此合責
之典吏每日將已納戶名逐項銷豁若泛常引標成
見印給者須要典押用保明印子若不時點追令自
判押者兼要鄉胥保明卽非重追如虛甘罪異時或
有以重追訴者必加罪於保明之人其三曰妄攤之
弊尤不可不禁夫官戶輪納多憑幹人鄉戶則憑攬

子二稅起催之初係攬幹各於逐處領錢入已輒將
移易盜用逮官司催督嚴緊却妄稱已出與某人合
係某人抱納將來追會明日之後固自不可逃隱但
圖一時且得抵暱數限逐旋措辦而被攤被追者果
何辜哉下戶之頑狡姦猾者計亦出是要須每遇追
到供攤者先責狀附案如虛甘受欺隱官司之罰然
後方與追理事果虛妄斷在必懲此去民之病當爾
夫有田則有賦頑猾抵官者誠所當治而善良樂輸
者要當與之覆護其大要則合於移割加之意焉蓋

產去稅存不可不察民有以出業報者便當關會受業之家割稅歸戶然後却與除退庶幾無泛追無濫罰無推攤抵睡之弊此則正本澄原之地也

理財篇第九

縣自常賦之外一孔不可妄取諸民雖有理財之策奚其施亦惟於酒稅加之意而已酒稅解郡月有常額措辦不及亦懷惴惴之憂况望其餘裕可助縣用哉雖然經理有方亦未嘗不沛然也今之言酒者不過曰官課之所以不行者私酷害之爾貼榜張旗勇

遶巷陌鳴鑼拽隊遍走街坊脫有斗升敗獲到官便輒枷訊禁繫累月蕩其生理妨其營趨率至於饑餓病困之域猶之可也人有私隙者便輒誣以鬻酷密來首陳意在擾害官司不問虛實輒差弓手轎番數十爲羣持仗突入遍搜房室繞打牆圍無異於大劫然不知人之所以冒法私飲者皆由官醞不堪入口我苟留情酒政六物必良其在庫也謹滲漏隱瞞之弊其在店也防夾和尅退之欺酒司之外專差典押吏人各一名任責措置如發賣流通利息增衍則典

押更人酒司酒匠皆量支犒賞否則有罰官醞既多且旨誰肯私飲以自速辜故雖權禁不嚴驅之亦不從矣今之言稅者不過曰官額之所以不登者商賈瞞隱爾於是嚴搜邏之策遣差攔頭弓手等輩於界首攔截動至三數十里之外誅求客旅溪壑亡厭得厚賂則私與放行徑不令其到務商稅不伏予以賂者則被擒到官倍稅之外費用如故猶之可也其所差攔頭弓手又復將帶游手惡少遍走鄉村以捉稅爲名打斃人家雞犬搶奪行旅籠仗固有望風畏遁

轉相告報取他道而去者矣不知督促之嚴征歛之重是乃驅之使不敢至不若多出手榜四散貼示明諭重征之弊自此革絕照則例合行收稅一貫又者今且權收八百或九百其攔典合于入等費用一切痛革商稅一畢便給由子證應出縣更不許攔典稽滯乞覓若商旅不經縣務投稅輒行私路遁去爲本縣所獲定將物貨倍稅之外更與勘斷令衆候替斷不輕貸蓋取之雖少而來者則多課利自然盈行孰不願出其塗哉此外則有牛驗醋息與夫茶麥牙契

免丁房賃自可隨宜拘確近來諸邑別欲增衍多有
出賣官紙者吏人行遣人戶投詞非官紙不用此本
非法令所許若縣道籍此支用已非一日難於頓罷
姑與循舊但不可創例作備耳今之士大夫又有專
務科罰者公吏有過則令罰直若干人戶論訴理曲
合與斷罪乃以修造爲名各罰錢入官若干不知此
錢果歸何地耶甚而羅織罪名恣行抄估信受妄狀
及人產業皆令所當深懲而痛革者也若夫坊場經
總役錢等多屬佐廳故不復云云

差役篇第十

有身斯有役而民之畏役甚於畏死蓋百年治生壞
於一年之充役而其患之大者在於催科始則用財
囑托期於脫免中則逃亡死絕被抑填賠終則箠楚
禁錮連年莫脫其勢不至於傾家蕩產鬻妻賣子不
止也吁置產以養身而反因產以害身亦可悲已今
旣行紹興甲首之法可免稅長催頭之責則應役者
不過輯保伍應期會而已民亦不至甚憚而巧計以
求免也况自嘉定間朝廷主張義役自處娶舉行馴

至諸郡邑莫不響應行之既久官民咸以爲便昔有持庾節者乃獨深惡義役其說專謂利上戶而不利下戶便富民而不便貧民蓋視產出財固爲均適而平日產力鮮少未嘗充役者乃因義役例被敷金及有管掌不得其人或致侵漁盜用又不免再行科率故深以爲民病不知義役本美事但止令合充役人哀金聚廩而不及未嘗充役者兼令出財戶輪年掌官萬一虧折亦有責償之地便爲盡善何必深惡之耶今在任州縣多是義役若猶未也亦宜勸勉爲之

萬一事勢或有難行止合從官司每歲差役則其要當先委佐官驅磨產力簿及許人陳首詭挾俟簿書物力一定然後照各鄉則例物力及若干方令充役最小者充一年或半年倍與倍差者各隨多寡增年限循環充周而復始如是則亦無物力高而歇役近與物力低而歇役久者爭執之患若有元係不應充役白脚而近來增置田產歸併詭挾物力亦當及役則且差白脚仍爲圖揭之坐右以便閱視某都某人某日當滿每將滿數月前先行擬差下次役人告示

知委如差不當仰卽來陳理不許臨役方行推托蓋
近來官司多是役滿方差下次人被差之人不問當
否且行推托圖得遷延待就役時已被其睚過若干
月日矣而烽火盜賊等事無人任責最爲利害今之
鄉司差役率是受賂甲訴不當則轉而差乙乙訴不
當則轉而差丙此風尤不可長使前之所差非則鄉
胥豈得無罪前之所差是則今豈應復改而至於再
至於三耶若當職官自能參酌簿籍從公定差當無
是非舛錯之患差定合具圖子申倉司照會以杜其
妄訴之漸則所差旣當而民斯樂於就役矣

賑恤篇第十一

歲獲大有家用平康不惟民之幸實令之幸一罹災
歉何事不生若流離若剽奪若死者相枕籍啼饑連
阡陌豈非令之責哉故不幸而疫癘修興則當遣吏
抄劄家數人口命醫給藥支錢付米其全家在寢者
官爲庸倩丐徒看直每日兩次點察其因病不救者
官爲辦給函木仍支錢與之津送或不幸而盜賊竊
發則當下都申嚴保伍每五家爲一甲五小甲爲一

大甲保長統之有警則鳴榔集衆協力勦捕捕到則
官支犒賞激厲其餘若乞兵防拓若出榜撫諭皆當
隨宜行之其有水火挺災人民離散者當稟白州郡
借貸錢米人各以若干米給之若干錢貸之使之整
理室廬興復生業不贍則咨目徧白不被害上戶量
物力借貸併與貸給齊民許其一月之後日償若干
官却以其所償者償之上戶償之州家此策不虧官
而便民最爲盡善若但知賑給則恐如曾南豐所謂
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勢不暇乎他爲吾恐官之

所給無已時而民之不復業如故也其有旱澇傷稼
民食用艱者當勸諭上戶各自貸給其農佃直至秋
成計貸過若干官爲給文墨仰作三年償本主其逃
遁逋負者官爲追督懲治蓋田主資貸佃戶此理當
然不爲科擾上亦免費官司區處官之所當處者只
市戶耳却以官錢貸米鋪戶令其往外郡邑販米出
糴但要有米可糴却不可限其價直米纔輻輳價自
廉平雖無待開廣惠倉可也若先君宰金谿兩年值
歉只行此策民用無饑不可不知也然此皆爲災歉

設也非令所願聞也平居無事令所以恤民者惟蠲放餽金耳雨暘祈禱大暑極寒固所當行甚而知縣無以邀民之譽或到官或生辰或轉秩循資或差除薦舉率放免若干日至有一歲放及大半者不知餽金既已折閱誰肯以屋予人積至塌壞傾摧不復整葺而民愈無屋可居矣是蓋不知貧富相資之義者也令果能以恤民爲心也則政必簡刑必清毋濫追毋久繫不以科敷傷民力不以土役妨民時果何事而不可行吾恤之之心哉

用刑篇第十二

縣無甚重之刑小則訊大則決又大則止於杖一百而已吏民無甚愆過便輒以杖一百加之不知罪或大於此又將何術以處之哉而况行杖者或觀望聲勢或接受賄賂行遣之時殆同兒戲此非所以使人畏乃所以使人玩也愚謂杖一百之刑最不可數施訊決亦止可十數下若大杖止七五下或十下須令如法決遣下下嚴峻然後人自畏服初不在乎數目之多徒爲行杖者賣弄耶若杖一百却留爲極典非

大過犯大愆誤不施須令人人畏懼而不敢犯此則
省刑之大略也每姦盜辟囚獲到之初首行腿訊多
至二三百下此其不可者一也蓋被獲到官沿途繫
縛拷打或饑餓困頓已非一日若又卽從而訊決多
有斃於杖下者孰若竟押下獄明正典刑耶豪強之
家論訴鄰里官司不問是非便與行遣此其不可者
二也蓋杖決雖微王法攸寓不可妄加無罪豈應副
人情之具若徇其私請張其聲勢將來武斷鄉曲稔
惡積愆欲救之無及矣盜賊累犯合與刺環今有初

犯及盜不滿疋者一爲勢利所怵便與斷刺不知鞭
撻至慘肌膚猶有可完之時一經刺環痕痕永無可
去之理所犯出於一時不得已而被罪至於終身不
雪此所當戒者三也凶惡害民合與永鎖今有偶觸
長官之怒及勢家所惡者便與幽之囹圄繫之尉寨
不知罪不至死一身之困躓難逃身旣被囚數口之
饑寒孰給所謂破家縣令皆是之類此所當戒者四
也乃若用刑之節如入夜有禁遇日當禁皆當時時
警省老幼不及疾孕不加皆當事事審察令甲備著

毋待多云然又有三說一我醉二彼醉三羸瘠蓋我醉而行刑則傍觀必以使酒疑我萬一果有過當雖悔奚追彼醉而加刑則配耐之中何知畏懼萬一挾酒凌犯取辱貽羞羸瘠而受刑則必其人飲食之闕違氣力之困憊笞箠之下尤有不可測者今又有人求加於杖一百之外自知徒流以上不可用乃輒槌析手足尤爲殘忍集事某罪國有彝章法外成人豈字民之官所當爲者戒之哉戒之哉

期限篇第十三

凡事非信不集况一邑之事至爲總總一令之威無甚赫赫乃使期限不信號令不肅其何以行之哉故其要莫先於立限之堅然立限有別應限有程泛當追會止給到限許其三次申展三展未圓厥罰訊若干然後換給定到許其二次申展二展又未了厥罰決若干仍換給不展引此則誠不可復展矣若更稽違則當勘杖若干枷監追集如有督捕緊切之事則當徑出定到之引或不展引拘確如前然或恐縣道有十分緊急事務非可以頃刻稽違斷欲必集者則

當給加牌不展別此牌引違則有太罰如勘錮如傳
都皆當先示戒警又須以不數用爲尊一歲之中才
二數次給發非有大故不發亦可凡限當展不展敵
於故意藏匿者厥罰則視限之重輕立限之別如此
都有廣狹地有遠近當量其力使之可以趑赴其去
縣五十里以上及地分稽廣隔涉溪嶺者每限以七
日或十日爲約下此者則以五日爲約此合先考遠
近廣狹之數預立規式置簿明著某都限例十日或
七日某都限例五日逮給限之時須令直日廳吏就

案頭隨即抄記以俟令之自行稽察應限之程又如
此夫上之役下固欲集事下之應役亦欲事集以免
過爾而今之里正以期會不報被管索者纍纍也其
弊在於上之給引泛濫而無統甚至一次當限累數
十引迨 餘輩其里正之代役者 赴不及
必遵其管索是併與其可以辦集者 却遍
求被追者之賂其意以爲十違二三與 人被
杖等爾何苦不求賂哉由是事愈難集此 伐之者
非宜自難責其下之必應也要當先令限期立定規

式每都一限給引不得過十件如事多十引之外餘引與給後限若里正道引一件與免筭兩件量加筭決三件四件各決若干甚至十違八九則勘杖錮自不容輕貸呈比之初令限司先自具出某都申展若干件照約束合若何行遣其追人見到者謂之著到別作一沓其止是甲展者謂之躉申又別作一沓然後令視櫝判行庶乎上不煩而下不慢此亦拘限之大綱也

勢利篇第十四

今之從政者類以抑強扶弱爲能其說曰貴者勢酸熏灼而喑啞叱咤可使賤者奪氣富者田連阡陌而指揮拱揖可使貧者吞聲吾能中立不移劇貴沮富故凡以勢利至者不問是否例與摧抑嘻彼有畏首畏尾惴惴焉勢利之臨曲法徇情奉承惟謹求以爲自全自媚之計者是誠不足齒矣然使一切以抑強扶弱爲說亦豈中道哉夫挾貴以陵人固有之矣亦豈無不驕者乎挾富以傲物固有之矣亦豈無好禮者乎使其例以矯世絕俗爲心而不問其事之曲直

非是則此風既長佃者得以抗主強奴悍婢得以慢其弱子寡妻以至姦猾之徒飾爲藍縷而市井小輩凌辱衣冠末流將奈何哉故吾惟平心以遇物則其政平矣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曰室者一鄉之望也齊民之所依倚者也其間有道義重士文獻故家過從往來儘可以問政請益植材潤屋積粟盈困緩急凶荒亦欲其捐有濟無巨室本末嘗得罪於我而我乃遽以抑強扶弱之說先入乎其心因得罪於巨室不知巨室果何負於邑大夫哉其有陵轍

善良欺慢寡弱或武斷於鄉曲或羅織於平民事若到官所當照法剖決然使小人無知蔑有名分因事以咆哮乘醉以憑陵詎容不與之懲戒乎其有聲勢凌人慘酷御下或吞併他人財產或強占他人婦女被苦有訴所合盡法施行然使頑狡行竊誣賴主家租債不伏了還界至輒行侵易詎容不與之理直乎戶門有故封狀過廳當量酌可否判行若兜攬關節爲他人致委曲此合平時預行稟白雖痛絕力卻其奚辭追陪節序饋遺往來當審度辭受酬答若因有

懇禱遂以賄賂相及此合明示嫌疑與異避將之
以委曲之意其奚怨夫律已未至處事不公一妄庸
人亦得以有辭于我以誠敬相與以禮意相遇彼雖
挾勢與利其敢以撓吾之政哉故愚謂勢利之交固
不當委曲以相承亦不必矯亢以自異平居交際笑
語相歡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在我自有定論若惴惴
然懼其持我疑其浼我思所以爲防閑抑遏之道亦
非爲政之善者也

遠嫌篇第十五

禮經曰決嫌疑明是非夫我本無有他也而使人得
以疑似之迹議我妄一君子蓋已不便於此况出而
爲政將正已以正人乎故我未嘗私且怠也而人或
以是而疑我是必有不公不勤之迹有以召人之疑
我未嘗貪且濫也而人或以是疑我是必有不廉不
正之迹有以召人之疑一事可疑將無事而不疑之
矣一日可疑將無日而不疑之矣蒙是疑也我知之
尚不可辨况人未必肯以是告我而人之疑我已自
籍籍積而傳之道路達之臺府厥害豈淺鮮哉故君

子於嫌疑是非之間最當早正其微而力遠其迹也
且賓朋遊謁所不可辭自令延之書院或別室於是
邑人相與語曰某往來甚密某款話甚久情好必甚
相得利病可以悉言凡有訴在官詞理甚虧之人往
往褊輳其門而請託之路開矣甚者賣廳角打筆套
甲包我金若干當爲轉達百里乙有請亦若是飛蓋
馳轂趨謁縣齋語話移時倏然而退則告甲與乙曰
已爲致委曲矣實未嘗及齒也他日令決其事必有
一勝則如約取金曰將以納之琴堂令何辜而受此

名哉愚謂納謁之時例止當於公廳相見吏民共視
自難致疑但使禮貌有加彼自不以我爲慢也且節
序宴會所不可廢自聚集娼妓出入宅堂其間子弟
館客相見旣密戲謔寧無賢者固不爲是然瓜田李
下寧免相疑一語乖邪便輒傳播萬口喧籍動生風
波而非藝之謗興矣其甚者多買姬妾却令妓女之
精於樂藝者教習歌舞出入無間笑語無時豈惟管
絃之聲轉徹於街坊抑亦淫僻之語浸入於閨闈情
好稠密事體叵量縱能潔身其他尤有難於防閑檢

梃者令亦何利而爲此舉哉愚謂燕會之時非得台
旨妓女不許輒入宅堂若旬休公暇欲與寮案士友
會聚只爲文字清飲彼當不以我爲簡也剖決公事
自有公理正法吾亦何心其間但自知縣懈怠多令
吏人納案俟暇隙看閱或呼吏人入與評議或令吏
人擬撰判藁於是或者得以疑其受成吏手矣要當
於公廳之側幕帶一室遇暇則據胡床披案牘不必
使吏至前也收到官錢自有庫眼對閉吾亦何私其
間但自知縣過慮或恐帑吏侵貸私爲鑽窺乃令分
管別庫或俾寄留宅堂於是或者得以疑其萌意滋
獵矣要當謹固壁落精擇司帑切不可率意移徙徒
涉難明之迹其他疑似招謗固亦多端難以筆舌盡
述但令每處一事必須昭晰明白如水清之無滓如
止水之無波則彼雖欲點汙吹颺殆有不可得者若
曰我此心平正無愧俯仰足矣奚必規規然遠嫌辨
迹求以示人哉殆恐將來或有悔尤必自嫌之不遠
迹之不辨始雖噬臍無及矣

官箴

宋 呂居仁

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
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
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不必敗
持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
能自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
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
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

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旣不能免便就其間求其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害其益多矣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予嘗爲泰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問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辟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賄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

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盡其不聽者少矣

當官之法直道爲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惠穆秤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爲天下國家當知之

黃兌剛中嘗爲予言頃爲縣尉每遇檢屍雖盛暑亦先飲少酒捉鼻親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使人橫屍無所申訴也

范侍郎育作庫務官隨人箱籠只置廳上以防疑謗

凡若此類皆守臣所宜詳知也

當官旣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慎不可不詳知也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以免

前輩常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爲京西

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竈官問日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竈官愕然蓋轉運使者晨起望竈中所出煙幾道知之其盡心如此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偽自見不得嚴明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對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

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

官箴
急而以方便爲上

孫思邈嘗言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已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侈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實當官之要也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叔曾祖尚書當官至爲廉潔蓋嘗市縑帛欲製造衣服召當行者取縑帛使縫匠就坐裁取之并還所直錢與所剩帛就坐中還之滎陽公爲單州凡每月所用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民間未嘗過此數民皆悅服關沼止叔獲盜法當改官曰不以人命易官終不就賞可謂清矣然恐非通道或當時所獲盜有情輕法重者止叔不忍以此被賞也

當官取傭錢船家錢之類多爲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當官者前輩多不敢就上位求薦章但盡心職事所

以求知也心誠盡職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當官遇事以此爲心鮮不濟矣畏辟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常以文法難任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其能有後福乎其能使子孫昌盛乎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觀於己而得之未有舍此二字而能有濟者也嘗有人作郡守延一術士同處書室後術士以公事干之大怒叱下竟致之理杖背編置招延此人已是犯義既與之稔熟而干以公事亦人常情也不從之足矣而治之如此之峻殆似絕滅人理

嘗謂仁人所處能變虎狼如人類如虎不入境不害物蝗不傷稼之類是也如其不然則變人類如虎狼凡若此類及告訐中傷謗人欲寘於死地是也唐充之廣仁賢者也深爲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守官蘇州朱氏方盛充之數刺譏之朱氏深以爲怨傳致之罪劉器之以爲充之爲善欲人之見知故

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爲已也

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僞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事有當死不死其詭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

亂失常皆不知輕重義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林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曰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常說喫得三斗醞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

劉器之建中崇寧初知潞州部使者觀望治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然竟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券亦無違法予者部使者亦歎伏之後居南京有府尹取兵官白直點磨他寓居無有不借禁軍者獨器之未嘗借一人其廉慎如此

故人龔節亨彥承嘗爲予言後生當官其使令人無乞丐錢物處卽此職事可爲有乞丐錢物處則此職事不可爲蓋言有乞丐錢物處人多陷主人以利或致嫌疑也

前輩嘗言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壬事之意

范忠宣公鎮西京日嘗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頭探戒問何謂公曰賢問是也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候受納官員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此謂兩頭探但自絕早入場等人日則自無人戶稽留之弊

政經

宋 真德秀

康誥王曰嗚呼小子封惇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又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

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
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泣事惟煩戒爾卿
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
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
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
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
人惟爾不任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
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效敬哉
又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釋

又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又曰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
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
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君牙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
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
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呂刑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
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
正于五過五過之庇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
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
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又曰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
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
成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又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周公曰不簡不易凡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易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耻且格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不敢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其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仲弓爲季氏
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
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
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
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
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
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

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魯子魯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此經
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
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
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大學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
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
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王制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
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
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
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
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
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
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
之得民也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視民如傷

忠經

漢 扶風馬融

天地神明章第一

昔在至理上下一德以徵天休忠之道也天之所覆
地之所載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忠者中也至公無私
天無私四時行地無私萬物生人無私大亨貞忠也
者一其心之謂矣爲國之本何莫由忠忠能固君臣
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况於人乎夫忠興於身著
於家成於國其行一焉是故一於其身忠之始也一

忠經
於其家忠之中也一於其國忠之終也身一則百祿
至家一則六親和國一則萬人理書云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

聖君章第二

聖君以聖德監於萬邦自下至上各有尊也故王者
上事於天下事於地中事於宗廟以臨於人則人化
之天下盡忠以奉上也是以兢兢戒慎日增其明祿
賢官能式敷大化惠澤長久黎民咸懷故得皇猷
不行於四方揚於後代以保社稷以光祖考蓋聖君

之忠也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冢臣章第三

爲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後化成冢臣於君可謂
一體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忠夫忠者豈惟奉君忘
身徇國忘家正色直辭臨難死節已矣在乎沉謀潛
運正國安人任賢以爲理端委而自化尊其君有天
地之大日月之明陰陽之和四時之信聖德洋溢頌
聲作焉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百工章第四

忠經
有國之建百工惟才守位謹常非忠之道故君子之事上也入則獻其謀出則行其政居則思其道動則有儀秉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上下用成故昭君德蓋百工之忠也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守宰章第五

在官惟明蒞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則無欲平則不曲明能正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君子盡其忠能以行其政令而不理者未之聞也夫人莫不欲安君

子順而安之莫不欲富君子教而富之篤之以仁義以固其心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宣君德以弘大其化明國法以至於無刑視君之人如觀乎子則人愛之如愛其親蓋守宰之忠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兆人章第六

天地泰寧君之德也君德昭明則陰陽風雨以和人賴之而生也是故祇承君之法度行孝悌於其家服勤稼穡以供王賦此兆人之忠也書云一人元良萬

忠經
邦以貞

政理章第七

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則人日遷善而不知施之以
政理之中也則人不得不爲善懲之以刑理之下也
則人畏而不敢爲非也刑則在省而中政則在簡而
能德則在博而又德者爲理之本也任政非德則薄
任刑非德則殘故君子務於德脩於政謹於刑固其
忠以明其信行之匪懈何不理之人乎詩云敷政優
優百祿是道

武備章第八

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淳德布洽戎夷稟命
統軍之帥仁以懷之義以厲之禮以訓之信以行之
賞以勸之刑以嚴之行此六者謂之有利故得師盡
其心竭其力致其命是以攻之則克守之則固武備
之道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觀風章第九

惟臣以天子之命出於四方以觀風聽不可以不聰
視不可以不明聰則審於事明則辯於理理辯則忠

事審則分君子去其私正其色不害理以傷物不渾
勢以舉任惟善是與惟惡是除以之而陟則有成以
之而出則無怨夫如是則天下敬職萬邦以寧詩云
載馳載驅周爰諮諏

保孝行章第十

夫惟孝者必貴於忠忠苟不行所率猶非其道是以
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
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故得盡愛敬之
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此之謂保孝行也詩云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

廣爲章第十一

明主之爲國也任於正去於邪邪則不忠忠則必正
有正然後用其能是故師保道德股肱賢良內睦以
文外威以武被服禮樂隄防政刑故得大化興行蠻
夷率服人臣和悅邦國平康此君能任臣下忠上信
之所致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廣至理章第十二

古者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天下之心爲心端

旋而自化居成而不有斯可謂至理也已矣王者思於至理其遠乎哉無爲而天下自清不疑而天下自信不私而天下自公賤珎則人去貪徹侈則人從儉用實則人不僞崇讓則人不爭故得人心和平天下淳質樂其生保其壽優游聖德以爲自然之至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揚聖章第十三

君德聖明忠臣以榮君德不足忠臣以辱不足則補之聖明則揚之古之道也是以虞有德咎繇歌之文王之道周公頌之宣王中興吉甫詠之故君子臣於盛明之時必揚之盛德流滿天下傳於後代其忠矣夫

辯忠章第十四

大哉忠之爲用也施之於邇則可以保家邦施之於遠則可以極天地故明王爲國必先辯忠君子之言忠而不佞小人之言佞而似忠而非聞之者鮮不惑矣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清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

忠則私其恩知而不忠則文其詐勇而不忠則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此三者不可不辯也書云旌別淑忒其是謂乎

忠諫章第十五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諫於未形者上也諫於已彰者次也諫於既行者下也違而不諫則非忠臣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稷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證應章第十六

惟天監人善惡必應善莫大於作忠惡莫大於不忠忠則福祿至焉不忠則刑罰加焉君子守道所以長守其休小人不常所以自陷其咎休咎之徵也不亦明哉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報國章第十七

爲人臣者官於君先後光慶皆君之德不思報國豈忠也哉君子有無祿而益君無有祿而已者也報國之道有四一曰貢賢二曰獻猷三曰立功四曰興利

賢者國之幹猷者國之規功者國之將利者國之用是皆報國之道惟其能而行之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况忠臣之於國乎

盡忠章第十八

天下盡忠淳化行也君子盡忠則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其力盡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洪於遠故明王之理也務在任賢賢臣盡忠則君德廣矣政教以之而美禮樂以之而興刑罰以之而清仁惠以之而布四海之內有太平音嘉祥既成告於上下是故播

於雅頌傳於無窮

唐進女孝經表

唐朝散郎陳邈妻鄭氏上

妾聞天地之性貴剛柔焉夫婦之道重禮義焉仁義
禮智信者是謂五常之教其來遠矣總而為主一一
實在孝乎夫孝者感鬼神動天地精神至貫無所不
達蓋以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考其得失非細務也易
著乾坤則陰陽之制有別禮標羔鴈則伉儷之事實
陳妾每覽先聖垂言觀前賢行事未嘗不撫躬三復
歎息久之欲緬想餘芳遺蹤可躡妾姪女特蒙天恩

策爲永王妃以少長閨闈未閑詩禮至于經誥觸事
面墻夙夜憂惶戰懼交集今戒以爲婦之道申以執
巾之禮並述經史正義無復載手浮詞總一十八章
各爲篇目名曰女孝經上至皇后下及庶人不行孝
而成名者未之聞也妾不敢自專因以曹大家爲主
雖不足藏諸巖石亦可以少補閨庭輒不揆量敢茲
聞達輕觸屏辰伏待罪戾妾鄭氏誠惶誠恐死罪死
罪謹言

女孝經

唐 鄭氏

開宗明義章第一

曹大家閒居諸女侍坐大家曰昔者聖帝二女有孝
道降于媯汭卑讓恭儉思盡婦道賢明多智免人之
難汝聞之乎諸女退位而辭曰女子愚昧未嘗接大
人餘論曷得以聞之大家曰夫學以聚之問以辯之
多聞闕疑可以爲人之宗矣汝能聽其言行其事吾
爲汝陳之夫孝者廣天地厚人倫動鬼神感禽獸恭

近於禮三思後行無施其勞不伐其善和柔貞順仁明孝慈德行有成可以無咎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之謂也

后妃章第二

大家曰關雎麟趾后妃之德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朝夕思念至于憂勤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后妃之孝也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夫人章第三

居尊能約守位無私審其勤勞明其視聽詩書之府可以習之禮樂之道可以行之故無賢而名昌具積殃德小而位大是謂嬰害豈不誠歟靜專動直不失其儀然後能和其子孫保其宗廟蓋夫人之孝也易曰閑邪存其誠德博而化

邦君章第四

非禮教之法服不敢服非詩書之法言不敢道非信義之德行不敢行欲人不聞勿若勿言欲人不知勿若勿爲欲人勿傳勿若勿行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祭祀蓋邦君之孝也詩云予以采芣于沼于沚予以

用之公侯之事

庶人章第五

爲婦之道分義之利先人後已以事舅姑紡績裳衣
社賦蒸獻此庶人妻之孝也詩云婦無公事休其蠶
織

事舅姑章第六

女子之事舅姑也敬與父同愛與母同守之者義也
執之者禮也雞初鳴咸盥漱衣服以朝焉冬溫夏清
昏定晨省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禮信立而後行詩云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三才章第七

諸女曰甚哉夫之大也大家曰夫者天也可不務乎
古者女子出嫁曰歸移天事夫其義遠矣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地之性而人是則之則天之
明因地之利防閑執禮可以成家然後先之以汎愛
君子不忘其孝慈陳之以德義君子興行先之以敬
讓君子不爭導之以禮樂君子和睦示之以好惡君
子知禁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

孝治章第八

大家曰古者淑女之以孝治九族也不敢遺卑幼之妾而况於娣姪乎故得六親之懽心以事其舅姑治家者不敢侮於雞犬而况於小人乎故得上下之懽心以事其夫理閨者不敢失於左右而况於君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九族和平萋菲不生禍亂不作故淑女之以孝治上下也如此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賢明章第九

諸女曰敢問婦人之德無以加於智乎大家曰人肖天地負陰抱陽有聰明賢哲之性習之無不利而况於用心乎昔楚莊王晏朝樊女進曰何罷朝之晚也得無倦乎王曰今與賢者言樂不覺日之晚也樊女曰敢問賢者誰歟曰虞丘子樊女掩口而笑王恠問之對曰虞丘子賢則賢矣然未忠也妾幸得充後宮尚湯沐執巾櫛備掃除十有一年矣妾乃進九女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妾知妨妾之愛奪妾之寵然不敢以私蔽公欲王多見博聞也今虞丘

子居相十年所薦者非其子孫則宗族昆弟未嘗聞
進賢而退不肖可謂賢哉王以告之虞丘子不知所
爲乃避舍露寢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遂立爲相夫
以一言之智諸侯不敢窺兵終霸其國樊女之力也
詩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又曰辭之輯矣人之洽矣

紀德行章第十

大家曰女子之事夫也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
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
朝必誠則有朋友之信言行無玷則有理家之度五
者備矣然後能事夫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
居上而驕則始爲下而亂則辱在醜而爭則乖三者
不除雖和如琴瑟猶爲不婦也

五刑章第十一

大家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妬忌故七出之
狀標其首焉貞順正直和柔無妬理於幽閨不通於
外目不徇色耳不留聲耳目之欲不越其事蓋聖人
之教也汝其行之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

廣要道章第十二

大家曰女子之事舅姑也竭力而盡禮奉娣姒也傾心而罄義撫諸孤以仁佐君子以智與娣姒之言信對賓侶之容敬臨財廉取與讓不爲苟得動必有方貞順勤勞勉其荒怠然後慎言語省嗜慾出門必掩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送兄弟不踰于閭此婦人之要道汝其念之

廣守信章第十三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剛柔天地之始男女夫婦人倫之始故乾坤交泰誰能開之婦地夫天廢一不可然則丈夫百行婦人一志男有重婚之義女無再醮之文是以芣苢興歌蔡人作誠匪石爲歎衛主知慚昔楚昭王出遊留姜氏於漸臺江水暴至王約迎夫人必以符合使者倉卒遂不請行姜氏曰妾聞貞女義不犯約勇士不畏其死妾知不去必死然無符不敢犯約雖行之必生無信而生不如守義而死會使者還取符則水高臺沒矣其守信也如此汝其勉之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

廣揚名章第十四

大家曰女子之事父母也孝故忠可移於舅姑事姊妹也義故順可移於娣姒居家理故理可聞於六親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諫諍章第十五

諸女曰若夫廉貞孝義事姑敬夫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婦從夫之令可謂賢乎大家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昔者周宣王晚朝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爲之夙興漢成帝命班婕妤同輦婕妤辭曰妾聞三

代明王皆有賢臣在側不聞與嬖女同乘成帝爲之改容楚莊王耽于遊畋樊女乃不食野味莊王感焉爲之罷獵山是觀之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不陷於不義夫有諍妻則不入於非道是以衛女矯齊桓公不聽淫樂齊姜遣晉文公而成霸業故夫非道則諫之從夫之令又焉得爲賢乎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

胎教章第十六

大家曰人受五常之理生而有性習也感善則善感惡則惡雖在胎養豈無教乎古者婦人妊子也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跛不食邪味不履左道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惡色耳不聽靡聲口不出傲言手不執邪器夜則誦經書朝則講禮樂其生子也形容端正才德過人其胎教如此

母儀章第十七

大家曰夫爲人母者明其禮也和之以恩愛示之以嚴毅動而合禮言必有經男子六歲教之數與方名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歲習之以小學十歲從以師焉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居不主與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不有私財立必正方耳不傾聽使男女有別遠嫌避疑不同巾櫛女子七歲教之以四德其母儀之道如此皇甫士安叔母有言曰孟母三徙以教成人買肉以教存信居不十鄰令汝魯鈍之甚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舉惡章第十八

諸女曰婦道之善敬聞命矣小子不敏願終身以行之敢問古者亦有不令之婦乎大家曰夏之興也以塗山其滅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莘氏其滅也以妲己周之興以太任其滅也以褒姒此三代之王皆以婦人失天下身死國亡而沉於諸侯乎沉於卿大夫乎沉於庶人乎故申生之亡禍由驪女愍懷之廢釁起南風由是觀之婦人起家者有之禍於家者亦有之至於陳御叔之妻夏氏殺三夫戮一子弑一君走兩卿喪一國蓋惡之極也夫以一女子之身破六家之產吁可畏哉若行善道則不及於此矣

女論語

宋尚宮

曹大家曰妾乃賢人之妻名家之女四德兼全亦
通書史因輟女工間觀文字九烈可嘉三貞可慕
深惜後人不能追步乃撰一書名爲論語敬戒相
承教訓女子若依斯言是爲賢婦罔俾前人傳美
千古

立身章第一

凡爲女子先學立身立身之法惟務清貞清則貞潔

貞則身榮行莫回頭語莫露唇坐莫動膝立莫搖裙
喜莫大笑怒莫高聲內外各處男女異群莫窺外壁
莫出外庭窺必掩面出必藏形男非眷屬莫與通名
女非善屬莫與相親立身端正方可爲人

學作章第二

凡爲女子須學女工紉麻緝苧粗細不同機車紡織
切莫匆匆看蠶煮繭曉夜相從採桑摘柘看雨占風
滓濕卽替寒冷須烘取葉飼食必得其中取絲經緯
文匹成工輕紗下軸細布入筒綢絹苧葛織造重重

亦可貨賣亦可自縫刺鞋補襪引線繡絨補聯紉綴
百事皆通能依此語寒冷從容衣不愁破家不愁窮
莫學懶婦積小痴慵不貪女務不計春冬針線粗率
爲人所攻嫁爲人婦耻辱門風衣裳破損牽西遮東
遭人指點耻笑鄉中奉勸女子聽取言終

學禮章第三

凡爲女子當知女務女客相過安排坐具整頓衣裳
輕行緩步欵手低聲請過庭戶問候通時從頭稱叙
答問殷勤輕言細語備辦茶湯迎來遞去莫學他人

女論語
二
擡身不顧接見依稀有相欺侮如到人家且依禮數
相見傳茶卽通事務說罷起身再三辭去主若相留
禮筵待過酒畧沾唇食無又筋退盞辭壺過承推拒
莫學他人呼湯呷醋醉後顛狂遭人所惡身未回家
已遭點污當在家庭少游道路生面相逢低頭看顧
莫學他人不知朝暮走遍鄉村說三道四引惹惡聲
多招罵怒辱賤門風連累父母損破自身供他笑具
如此之人有如犬鼠莫學他人惶恐羞辱

早起章第四

凡爲女子習以爲常五更雞唱起着衣裳盥漱已了
隨意梳妝拾柴燒火早下厨房磨鍋洗鑊煮水煮湯
隨家豐儉蒸煮食嘗安排蔬菜炮豉春薑隨時下料
甜淡馨香整齊碗碟鋪設分張三飡飯食朝暮相當
侵晨早起百事無妨莫學懶婦不解思量黃昏一覺
直到天光日高三尺猶未離床起來已宴却是慚惶
早起梳洗突入厨堂容顏齷齪手脚慌忙煎茶煮飯
不及時常又有一等餽舖爭嘗未曾炮饌先已偷藏
醜呈鄉里辱及爹娘被人傳說豈不羞惶

事父母章第五

女子在堂敬重爹娘每朝早起先問安康寒則烘火
熱則扇涼饑則進食渴則進湯父母檢責不得慌忙
近前聽取早夜思量若有不是改過從長父母言語
莫作尋常遵依教訓不可強良若有不是借問無妨
父母年老朝夕憂惶補聯鞋襪做造衣裳四時八節
孝養相當父母有疾身莫離床衣不解帶湯藥親嘗
求神拜佛指望安康莫教不幸或致身亡痛入骨髓
哭斷肝腸三年乳哺恩德難忘衣裳裝殮持服居喪
安埋設祭禮拜燒香追修薦拔趨上天堂莫學忤逆
咆哮無常纔出一語應荅千張便行拋掉說着相傷
如此婦女教壞村坊

事舅姑章第六

阿翁阿姑夫家之主既入他門合稱新婦供承看養
如同父母敬事阿翁形容不覩不敢隨行不敢對語
如有使令聽其囑付姑坐則立使令便去早起開門
莫令驚忤換水堂前洗濯巾布齒藥肥皂溫涼得所
退步階前待其浣洗萬福一聲即時退步備辦茶湯

逡巡過去整頓茶盤安排匙筯飯則軟蒸肉則熟煮
自古老人牙齒疎蛀茶水羹湯莫教虛度夜晚更深
將歸睡處安置辭堂方回房戶日日一般朝朝相似
傳教庭幃人稱賢婦莫學他人跳梁可惡咆哮尊長
說辛道苦呼喚不來飢寒不顧如此之人號爲惡婦
天地不容雷霆震怒責罰加身悔之無路

事夫章第七

女子出嫁夫主爲親前生緣分今世婚姻將夫比天
其義匪輕夫剛妻柔恩愛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賓

夫有言語側耳詳聽夫有惡事勸諫諄諄莫學愚婦
惹禍臨身夫若出外借問途程黃昏未返瞻望思尋
停燈溫飯等候敲門莫學懶婦未晚先眠夫如有病
終日勞心多方問藥遍處求神百般醫療願得長生
莫學愚婦全不憂心夫若發怒不可生嗔退身求讓
忍氣吞聲莫學愚婦鬪鬧頻頻粗絲細葛補洗精神
莫令寒冷凍損夫身家常菜飯供待殷勤莫教飢渴
瘦瘠苦辛同甘同苦同富同貧死同棺槨生共衣衾
莫學潑婦巧口花唇能依此語和樂瑟琴如此之女

女論詩
百口傳聞

訓男女章第八

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長成教之有序訓誨之權
實專于母男入書堂請延師傅習學禮義吟詩作賦
尊敬師儒束脩酒脯五盞三杯莫令虛度十日一旬
安排禮數設席肆筵施呈樽俎月夕花朝游園縱步
挈榼提壺主賓相顧萬福一聲卽登歸路女處閨門
少令出戶喚來便來教去便去稍有不從當叱辱怒
在堂中訓各勤事務掃地燒香紉麻緝苧若出人前

訓他禮數道福遜聲迤茶待步莫縱嬌癡恐他啼怒
莫縱跳梁恐他輕侮莫縱歌詞恐他淫語莫縱遊行
恐他惡事堪笑今人不能爲主男不知書聽其弄齒
鬪鬧貪杯謳歌習舞官府不憂家鄉不顧女不知書
強梁言語不識尊卑不能針指辱及尊親怨却父母
惡語相傷養豬養鼠

營家章第九

營家之女惟儉惟勤勤則家起懶則家傾儉則家富
奢則家貧凡爲女子不可因循一生之計惟在于勤

一年之計惟在于春一日之計惟在于晨奉箕擁帚
洒掃灰塵撮除榆樞有用非輕眼前伶俐家宅光明
莫教穢污有玷門庭耕田下種莫怨辛勤炊羹造飯
思記頻頻耘耨田土茶水勻停莫令晏慢饑餓在身
積糠聚漚喂養犧牲呼歸放去檢點搜尋莫教失落
擾亂四隣夫有錢米收拾經營夫有酒物存積留停
迎賓待客不可偷侵大富由命小富由勤禾麻粟麥
成稔成囤油鹽椒豉醜杏張盛豬雞鵝鴨成隊成群
四時八節免得營營酒漿食饌各有餘剩夫婦享福

懽笑欣欣

待客章第十

大抵人家皆有賓主族滾湯瓶抹光橐子準備人來
點湯遞水退立堂前聽夫言語若欲傳盃卽時辦去
欲若相留待夫迴步細與商量殺雞爲黍物味調和
菜蔬濟楚五酌三杯有光門戶紅日含山晚留居住
點燭擎燈安排坐具枕蓆紗厨鋪氈擁被欽敬相承
溫涼得趣次曉相看客如辭去別酒殷勤十分注意
夫喜能家家稱曉事莫學他人不持家務客來無湯

女論語
荒忙無措夫若留人妻懷嗔怒有筋無匙有鹽無醋
爭啜爭哺打男罵女夫受慚惶客懷羞愧有客到門
無人在戶須遣家童問其來處客若殷勤卽通名字
却整容儀出廳延住點茶遞湯莫缺禮數借問姓名
詢其事務記得夫歸卽當說與客下階去卽當回步
奉勸後人切須學取

和柔章第十一

處家之法婦女雖能以和爲貴孝順爲先翁姑有責
曾如不曾姑嫜有責聞如不聞上房下戶子姪團圓

是非休習長短休爭從來家醜不出外傳東隣西舍
禮數周全往來賀問款曲盤旋一茶一水笑語忻然
當說便說當行則行閑是閑非不入我門莫學愚婦
不問根源穢言汚語觸突尊賢奉勸女子量後思前

守節章第十二

古來賢婦九烈三貞名標青史傳到而今後生莫學
初匪難行第一守節第二清貞有女在堂莫出閨庭
有客在戶莫出廳堂不異私語莫起淫言黃昏來往
秉燭擎燈暗中出入恐惹不情一行有失百行無成

夫妻結髮義重千金若有不幸中路先傾三年重服
守志堅心保家持業整頓墳塋有生有死一命所同
此篇論語談盡題容後人依此日月相逢切須記取
不可朦朧若依斯言享福無窮

女誠

漢 曹昭

序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
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
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
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
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
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
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

女訓
一不聞婦禮懼失容他們取耻宗族吾今疾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問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卑弱第一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名有

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夫婦第二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

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

敬慎第三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黷媒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

節謹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之行何義之存謹呵旣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婦行第四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是謂婦言盥浣

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

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

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曲從第六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和叔妹第七

婦人之得意於夫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夫而不能和

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況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於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執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于邑隣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旣施何和之有恩義旣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愠毀訾布於中外耻辱集於厥身進增夫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

厚德錄

宋 李元綱

曹彬侍中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

曹彬侍中爲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

厚德錄 八
徐州有小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此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緩其事而法亦不可赦也其用志如此

王太尉旦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足以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建山棚

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能臣無如駉何上意解遽曰然此止是駉耳遂不問太尉疾亟上問以後事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爲相

呂蒙正丞相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不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復其局量

趙閱道少保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常知越州值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畢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卽自解腰間金帶置庭下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曾子固作救災記帶述其事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忠定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待巾幘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屬

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仍處女也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西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廬捷經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爲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爲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鄉里稱君爲善士

蘇子美慶曆中監進奏邸承舊例以斥賣故紙錢祠神因以其餘饗賓客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彈擊甚急宦者操文符捕人送獄皆一時之名士

都下爲之紛駭左右無敢救解者獨韓魏公從容言於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見于色魏公之仁厚愛賢實可尚已

張忠定公詠在蜀主帥平賊如風悖草亂久不寧息公謂主帥曰有平民無害者在黨中亦宜治之翌日帥送賊三十餘人請公治之悉給公憑遣之曰各著業去帥怒曰何擅縱賊人公曰昨日李順脇民爲賊今日僕與足下化賊爲民用固邦本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塲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邪此必心極幽憊使之然爾故憫之

楊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玠玠批紙尾云四隣侵我我從伊必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丁崖州謂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輒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問輒不應

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齏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盞一隻云耕者入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蓋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爲寶愛開醮召漕使顯官特設一桌覆以繡衣致玉盞其上且將用之酌酒遍勸坐客俄爲吏將誤觸檯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時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壻亦頗良具

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淪感
心骨丞相病夫婦刲股爲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以
報

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于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
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
果臣僚與之遊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公且
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
筭命選日草本卽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
推步星辰具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

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因以卜視賤流累
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卽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
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
寢焚去之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
忘書名公卽以袖覆之仰首與路稍稍潛卷語定從
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見且媿且歎曰真天下盛德
也

韓魏公嘗言內官王昭德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賈

昌朝陳執中惡歐陽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世昌鞠獄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仍乞不錄問昭德時爲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爾鍛鍊何等語耶歐公遂得脫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兵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軍中爲之感服

韓魏公爲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卽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韓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繫辭爲孔子書又多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

工部侍郎胡宿爲邑日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樽皿悉屏去但陶瓦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已遂辭去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贖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卒至顯位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坊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

厚德錄
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
爲公子而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
知而自媿也

蘇子瞻云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
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
於朝廷鼎臣卽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
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
僕語之曰我來旣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
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
之而去

孫學士元忠朴呂正獻公所薦館職也嘗爲呂居仁
言元祐間某嘗對侍講非笑程正叔侍講謂某正叔
有多少好事元忠不說何故只言其短某因釋然心
服後不復敢深議正叔因思今人如元忠樂善者少
矣侍講謂萊陽公呂原明也

曹彬侍中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
第竅以度食曰是將進御嘗密衛之洎事寧咸訪其
親以還之無者嫁之

摩德金 九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爲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卽日輸官囹圄遂空

前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簾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極宰執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爲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爲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

李謙溥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絕人數以少擊衆并人患之乃以蠟丸封書讒進陽遺其兄晉帥趙贊得之以聞太祖卽詔謙溥械送闕下謙溥曰此反間也願以闔門保之太祖得奏遽釋進厚賜金帛遣之陳秦國公省華三子已貴秦公尙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堯佐及仲季子侍立左右坐客踧躅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後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

厚德錄
以陳氏世家爲榮

竇儀尚書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卽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韓許國公億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有職司捃拾官吏小過輒顏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則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柰何錮之於聖世持心如此昔袁安不以贓罪鞠人其韓公之謂乎

宋宣憲公綬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而稽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軍請諸路選官覆校限半月以聞以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所除數百萬范文正公爲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吏有不能守朝廷盡欲誅之公曰時諱言武備盜賊猝至而專責守臣死事不可故守令皆得不誅

楊侍郎偕知審官院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上言以謂連年出帥國力日以蹙莫如以書遺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歐陽脩蔡襄交章劾奏偕職爲從官不思

爲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偕不自安求知越州道改知杭而襄謁告迎親杭而輕遊里市或謂曰何不以言於朝偕曰襄嘗以公事詆我我豈可以私報也

馬少保亮通判常州時吏有忘失官物械繫妻子至連逮者數百人亮一切縱去許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咸平初命往京西河東二道放積欠官物奏除者數百萬還奏稱旨

馬少保爲御史中丞上言近歲以來父祖未葬而多別財異爨甚傷風教請自今未葬者不得析居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楫盡救之已而丘冢潰

胡侍郎則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時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亡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止藉爲羨餘及除廣西轉運按宜州重辟十九人而爲辨活者九人

胡侍郎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坐嘗延蜀儒龍昌期爲

州人講易得錢一萬事發自成都械昌期至則破械館以賓禮出俸錢爲償之

扈諫議稱爲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饑道殣相望稱先出祿米以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而全活者數萬人

方諫議慎言爲侍御史時丁謂貶遣慎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長者胥內翰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千頃旣貴悉以與族人嘗與謝絳受詔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偃不發視而焚之且曰發而言之不亦傷刻薄乎

薛簡肅公奎知益州里父訟其子不孝者詰之乃曰貧無以爲養奎因出俸錢與之

王侍制質權知荆南府有媪訴其婦薄於養婦曰舅姑家旣窮而歸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良獨不顧若夫耶取家人衣衣媪又給以廩粟使歸養之皆感泣而去

劉吏部夔不治財產所收私田有餘穀則以振救鄉里貧人前死數日作遺表以祿賜所餘分親族

馬少保亮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劫爲鄉人共謀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其僚屬曰夫能爲民去害而乃坐以死豈法意耶乃批其案悉貸之

楊諫議告除京西轉運副使時屬部歲饑所至發公廩又募富室出粟以賑之民伐桑易粟不能售告命高其估以給酒官由是獲濟者甚衆

方諫議慎言知泉州會歲饑大發官廩以貸民又恤其鰥寡孤獨而皆愛之至有生子以方兒爲名者

錢祕監昆知梓州時會歲旱歉民多流移大發常平粟賑之而自劾釋不問

陳龍學從易知虔州歲饑有持杖盜殺發困倉者請一切減死論於是全活者千餘人

梅諫議摯通判蘇州初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償之甚急摯上言賑民所以爲惠也反撓民不便因下其奏他州悉得緩期償之

嵇內翰穎父適嘗爲荆南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墜府特命適接劾之爲免其子死而父以抵法託言於人曰主簿仁人也且生令子明年穎生天聖中進

士及第

張侍郎溥知楚州會歲饑貽書發運使求貸糧不報因歎曰民轉死溝壑矣尚待報耶乃發上供倉粟賑之所活以萬計因上章待罪降勅獎諭

陳節使堯咨權通判流內銓時舊制選人皆用制奏舉乃得京寺官而士有孤寒不爲人知者堯咨特爲陳其功狀升擢之

陳郎中貫擢利州路轉運使屬歲饑出所得職田粟盡以賑民富民有積粟者率令計口自占其數有餘則皆發之

趙觀察滋知雄州時契丹大饑舊米出塞下不得過三升滋曰彼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桑崇班懌嘗遇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者遂棄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饑聚人盡食其粟盡而止

潤州金壇縣陳亢熙寧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冢每一尸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藏尸不可紀是歲生廊又生度皆爲監司孫登仕者相繼

厚德錄 十五
馬知節樞密知秦州州嘗質羗酋二十人屬殆逾二紀知節曰此亦人也豈不懷土悉遣還蕃落感其惠乞受代無以敢怨塞者也

蔡卞章惇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卞率惇以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卞等退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

仁宗初蒞政問輔臣四方奏獄來上不知所以裁之如之何則可呂文靖公夷簡進曰凡奏獄必出於疑疑則從輕可也帝深以爲然故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

王文康公溥初周祖鎮蒲津召置幕府從征李守正王景崇得朝臣交結書周祖欲暴其事溥力請焚之後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丸書結北虜有記其辭者否溥曰使崧有此肯以示人耶逢吉輩爲之爾世宗遂優贈其官

王沂公會知審刑院初違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公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上不悅曰

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違制遂分故失

張文懿公士遜在相位陳堯佐罷參知政事有挾怨上言堯佐欲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遜置二奏上前且言儉言動搖朝廷若一開姦萌則臣亦不能自保矣上悟置告者于法誣諫官事亦寢

王章惠公隨知戎州戎人多蓄逃卒或忤意則執以求賞故坐法衆隨至下令能自歸者免仍隸舊籍多所全活

陳文忠公堯叟嘗爲廣西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唯禱神堯叟以集驗方刻石桂州驛舍是後始有服藥者嶺外少林木井泉堯叟爲植木道傍鑿井置亭舍至今爲利

陳文惠公堯佐在樞府日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以法繩吏吏悉遁去章獻太后怒事下樞密院詒連姻宰相呂夷簡欲因詒中傷夷簡者堯佐以爲罪詒則姦人得計而能吏沮矣詒遂獲免

程文簡公琳知永興元昊死諒祚尚幼以三大將分

治其國或謂因各授三將節度使以分弱其勢琳曰
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夷狄不如因而撫之

田樞密況知成都府自李順王均之亂蜀守皆得便
宜從事雖或小罪并其家內徙流離道路失所者頗
衆況察其非有甚惡釋之

寇忠愍知永興軍於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
道服簪花走馬承受且奏寇準有叛心真宗驚手出
奏示執政曰寇準乃反耶范文正熟視笑曰寇準許
大年紀尚騃耳可割與寇準知上意亦解

公言李沆相秉鈞日有狂生扣馬獻書歷抵其短李
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
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
路寧不媿於心乎但於馬上踉蹌再三曰屢求退以
主上未賜允終無忤色公言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
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
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詘乎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行旣中第婦家言曰吾
女故無疾旣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旣聘而後盲君

厚德錄 十一
不爲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
丞相汲公是也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
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爲人清脩孤潔故當官人號爲
連氏清元禮加以肅人號爲連底凍其父處士名舜
實字輔之爲鄉里所說服歲饑出穀萬斛損價以鬻
之惠及傍邑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貲鏹鉅
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間有
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爲之屋亦爲繕究又隆冬苦
寒燭舍緡仍日屯田公晚得一子卽侍郎公紆也

省心錄

宋 林逋

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之氣象
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天下有甚於饑渴飲食之道而世或以名稱已或以
爲能事哀哉臣之忠子之孝弟之悌是也孔子以文
學爲孝悌之餘事孟子謂良知良能不出於學是非
聖人強人以甚難蓋以愛欲汨其心而妻子爵祿爲

省心錄
賊忠孝之具間有得臣子之道者宜乎表出於世苟以孔孟之道求諸已則知捨孝悌不足以爲人移孝悌爲忠順則立身行已之道當然世何稱已何能有

事親孝者事君必忠何以知之良知故存雖妻子不能移其愛推此以盡爲臣之道則爵祿安可易其守子惟知有親焉得不孝臣惟知有君安得不忠所謂良知者其可忘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相須之理也然子不可待父慈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譬

猶責人以信然後報之以誠夫盡已之當爲乃君子所以立身之道非求備於人也

器滿則溢人滿則喪士大夫若以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爲素餐請以驅役之卒奉承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算則凜然如履冰岌然如臨淵有愧於方寸者多矣若以奉公治民之道不加思則竊人之財不足爲盜矣

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猶弟兄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皆敵國至於推誠則不欺守信則不疑非但六合

之內可行動天地感鬼神非誠信不可

爲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及爲惡如乘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

功名官爵貨財聲色皆謂之欲俱可以殺身或問之曰欲可去乎曰不可饑者欲食寒者欲衣無後者欲子孫反是甘於自殺也然知足而不貪知節而不淫無沽名之心而不求功亦庶幾乎欲可窒也

知不足者好學耻下問者自滿一爲君子一爲小人自取如何耳

人之有過失猶身之有疾病攻之以藥石誨之以廉耻雖過失不害爲賢者雖疾病不失爲全人

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故聖人以名爲戒

爲善者不云利逐利者不見善舜跖之徒自此分捨生取義固不可得見利思義聖人亦取之殆哉利不可言况可爲乎孟子荅梁惠王之言至矣

有過知悔者不失爲君子知過遂非者其小人歟

官爵富貴在人謂之儻來道德仁義在己謂之自得儻來者足以驕妻妾自得者可以藐公卿君子所以

修天爵而人爵從之

靜吉動凶德休偽拙聖人戒告甚切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此爲君子昧此爲小人

木有所養則根本固而枝葉茂棟梁之材成水有所養則泉源壯而流派長灌溉之利博人有所養則志氣大而識見明忠義之志出可不養哉故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

晝之所爲夜必思之有善則樂有過則懼君子哉私心勝者可以滅公爲己重者不知利物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者以其有爲耳皮毛齒角禽獸以用而名香味補瀉草木以巧而著人之生也無德以表俗無功以及物於禽獸草木之不若也哀哉

利心專則背道私意確則滅公

歲月已往者不可復未來者不可期見在者不可失爲善則善應爲惡則惡報所以成名滅身惟自取如何耳

仁義禮智本自修人必欽崇之放僻邪侈本自賊人

必輕鄙之

得天地之至和者爲君子故溫良慈儉稟陰陽之繆
戾者爲小人故兇詐姦邪

善惡之性不能易如水之不能燥火之不能濕形色
語默之間善惡自見

古之人孝弟力田行著於鄉州黨族名聞於朝故命
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豈弟其從事也安得不服
勞其處已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後之人
強記多識專於緝綴有不知父子兄弟之倫者有不

知稼穡之艱難者盜經典子史爲取富貴之筌蹄故
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惟賢者則不然此無他去古旣
遠無成周賓與之法耳

禮義廉耻可以律已不可以繩人律已則寡過繩人
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故君子責已小人責人
德有餘而爲不足者謙財有餘而爲不足者鄙
愛身者所以孝於親愛民者所以忠於君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
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旣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心

不欺人其欺我乎

爲善易避爲善之名難不犯人易犯而不校難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荆棘之
在衣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荆棘者亦何心哉如是則
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恐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
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夫知者以畏消悔愚者
無所畏而不知悔故知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謂
恐懼也

羞貊不可以力勝而可以信服鬼神不可以欺詐而
可以誠達况夫涉世與人爲徒者誠信其可捨諸
古人畏四知者謂天地彼我必有一知者不得不畏
况處八達之衢爲萬目所視慎乎所當畏行乎所無
畏可也

誠無悔恕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巧辨者與道多悖拙訥者涉世必疏寧疎於世勿悖
於道

華藻見於外者謂之文古今積於中者謂之學苟見

道不明用心不正適足以文過飾非文學所以在德
行政事之下

不欺闇室者肯欺心乎不愧屋漏者肯愧於人乎不
欺其心無愧於人庶幾君子矣

外重者內輕故保富貴而喪名節內重者外輕故守
道義而樂貧賤愛親者保其身愛君者輕其位

窮不易操達不患失非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也
人有過失已必知之已有過失豈不自知爭是非者
檢人思憂患者檢身

強辯者飾非謙恭者無爭知其善之可遷善惡在自
爲父子不相授堯爲父而有丹朱舜爲子而有瞽瞍
堯與賢易舜克諧以孝難

人之制性當如隄防之制水常恐其漏壞之易若不
顧其泛濫一傾而不可復者也

綺語背道雜學亂性

富貴以道得伊尹是也貧賤以道守顏淵是也俱爲
聖賢負鼎于湯與簞瓢陋巷勞逸憂樂不可同日而
語也

聖賢師心不師跡雖百世而道同後世師跡不師心
雖時同而術異

求師問友急於教子弟者始於章句中於文采終於
科第所謂入孝出弟汎愛親仁則憐如冥行豈不違
吾聖人之言乎

知之非艱行之爲艱誠能踐履雖非聖賢其亦聖賢
之徒歟

和以處衆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

讒言巧佞言皆忠言直信言寡

多言則背道多慾則傷坐

知足則樂務貪必憂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不護人短不用人急
非仁義也

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爲謂之自賊輕諾者信
必寡面譽者背必非孝於親則子孝欽於人則衆欽
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

爲善不如捨惡救過不如省非欲不匱則博施欲長
樂則守分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勉強爲善

省心錄
勝於因循爲惡

責人者不全交自恕者不改過自滿者敗自矜者愚
自賊者害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害

寡言省謗寡慾保身

行坦途者肆而忽故疾走則蹶行險途者畏而慎故
徐步則不跌然後知安樂有致死之道憂患爲養生
之本可不省諸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斤斧
務名者害其身多財者禍其後善惡報緩者非天網
疎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禍福者天地所以愛人
也如雷雨雪霜皆欲生成萬物故君子恐懼而畏小
人僥倖而忽畏其禍則福生忽其福則禍至傳所謂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也

以忠沽名者許以信沽名者許以廉沽名者貪以潔
沽名者污忠信廉潔立身之本非釣名之具也有一
於此鄉原之徒又何足取哉

爲已重者不仁好廣積者不義足恭者無禮貪名者
無智

立身之道內剛外柔肥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不可
以接物不嚴不可以馭下

前輩論醫云閉門看古方三年知天下無病不可治
及其出而用藥療病知今古無方可用此無他聞見
力極則止至於應變則無有窮盡噫豈但論醫也士
之學問其失正在是苟以是心反之孳孳且夜自不
知爲有餘縱未能盡愈天下之疾亦庶幾乎十失二
三也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
是者博聞吉凶悔吝非天然無有不由已者

壽夭在天安危在人知天理者天或可壽忽人事者
雖安必危

口腹不節致疾之因念慮不正殺身之本

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所以景公千駟不及
顏子之一瓢也

外事無大小中慾無淺深有斷則生無斷則死大丈
夫以斷爲先

人皆有好生惡死之心人皆爲捨生取死之道何也

見善不明耳

欲去病則正本本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効欲齊家則正身身端則家可理號令可以行固其本端其身非一朝一夕之事也

以禮義爲交際之道以廉耻爲律已之法游息於是朋友見欽而不敢欺妻子取法而不敢侮盡思患預防之理所以譬之四維其可廢而不張乎

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形不勞則怠惰易弊身不憂則荒淫不立故逸生於勞而常休

樂生於憂而無厭是逸樂也憂勞其可忘乎

古之人修身以避名今之人飾已以要譽所以古人臨大節而不奪今人見小利而易守君子則不然無古無今無治無亂出則忠入則孝用則知舍則愚仁言不如仁心之誠利近不如利遠之博仁言或失於口惠利近或失於姑息

智大心勞者狂力小任重者踣

攫金於市者欲心勝而不知有羞惡求珠於淵者利心專而不顧其沉溺

不欺不吝不隘不強者可與人爲徒
塊土不能障狂瀾匹夫不能正頽俗

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

夙興夜寐無非忠孝者人不知天必知之飽食暖衣
恬然自衛者身雖安其如子孫何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
者疆以善日衛者良

爾謀不臧悔之何及爾見不長教之何益

子之事親不能承顏養志則必不能忠於君上弟之
事兄不能致恭盡禮則必不能遜於長上

家不和然後見孝子國不亂無以見忠臣如是則孝
子忠臣不容見於治世也僕切疑之有人能克諸六
親欽順父母家不使不和莫大之孝也有人能引君
當道將順正救國不使之亂莫大之忠也

風俗不淳儉則財用無豐足

以德遺後者昌以禍遺後者亡謙柔卑退者德之餘
強暴姦詐者禍之始

舜之所以爲孝者有頑父嚚母傲弟人不幸而有此

當克諧如舜不爲其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

屈已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欲常勝者不爭欲常
樂者自足有限之器投之滿盈則溢太虛之室物物
自容靜躁寬猛視量之如何耳

勝於已者必師拙於已者可役愛於已者知善而不
知惡憎於已者見惡而不見善

火之炎上水之就下順其性則烹飪之功成灌溉之
利博

越鳥巢南胡馬嘶北物之真情尚耳而況於人乎

食能止饑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貪

父之教子必以孝君之責臣必以忠子不子臣不臣
安可爲之以仁爲宅以禮爲門以義爲路居處於是
出入於是踐履於是安得不謂之君子

內不溺於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於朋友者事君
必忠人性如水水一傾則不可復性一縱則不可反
制水者必以隄防制性者必以禮法

保生者寡欲保身者避名無欲易無名難

善人種德降祥於天惡人種禍貽殃於後

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已於富貴大丈夫見善明則重名節如泰山用心剛則輕死生如鴻毛

父善教子者教於孩提君善責臣者責於冗賤蓋嗜欲可以奪孝富貴可以奪忠

以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術害人者毒於虎狼言不可不慎術不可不慎也

爲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爲人作善方便者其後受惠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爲君子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而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而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寡過以恕已之心恕人則全交

夫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

飽藜藿者鄙膏粱樂貧賤者薄富貴安義命者輕死生遠是非者忘臧否

少不勤苦老必艱辛少能服勞老必安逸

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靜語默之間亦從而似之何耶人性如水爲不善如就下故易安可不擇交

近世士大夫多爲子弟所累是溺於愛而甘受其謗殊不知父當不義聖人猶許爭子子弟不肖而不能正是納於邪而不知義方之訓也父兄之罪大矣不臨難不見忠臣之心不臨財不見義士之節

大則治亂邪正小則晝夜生死皆反手耳反邪則正反亂則治反夜則晝反死則生豈可猶豫苟且而爲

之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衆若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憂國者不顧其身愛民者不罔其上

憂天下國家者其慮深其志大其利博其言似迂其合亦寡其遇亦難孔孟是也樛棟朽則屋傾賢不肖分則國治上節下儉者財用足本重末輕者天下太平

輕財足以聚人律已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

足以率人

憂患疾痛皆養生善知識放逐閒廢皆仕宦善知識不有憂安知樂可爲哉

情相親者禮必寡道相悖者術不同禮簡者誠術異者疎

人不可無識識暗者小人無識者禽獸小人捨正而趨邪假善而爲惡識明者果如是乎禽獸不知父子之親君臣之分爲無識故也

沽虛譽於小人不若聽之於天遺貨財於子孫不若

庸人之急

君容而斷臣恪而忠父嚴而慈子孝而敬兄愛而訓弟恭而勞夫和睦而莊婦守正而順人倫之道盡矣處內以睦處外以義檢身以正交際以誠行己之道至矣

無瑕之玉可以爲國器孝悌之子可以爲家瑞

爲政之要曰公與清成家之道曰儉與勤

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好勝者必爭貪榮者必辱

太廟之犧被文繡而悔不及鷓鴣深林一枝之樂也以已資衆者心逸而事濟以已禦衆者則心勞而怨聚薄於所親而責人重者不可與言交好名欲速者不可與共謀貪而喜詐者不可與同利害忍而好勝者不可與同逸樂

千斤之石置之立坂之上力可以落九仞萬斛之舟逆於急流之中片帆可以去千里勢使然也若馳羣馬於平陸集多士於大庭非駿足奇才不得先

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犯無隱聖人不易之論也古之所謂犯者以已所見陳於君不以犯上爲犯也後世所謂犯者處卑位而言非其職徒以沽名之心務行其說直前抵訐無益於世愚以爲若能以事師之道事君無隱則不敢逢君之惡無犯則不忍暴君之失諫可行言可聽膏澤可下於民不亦美歟

收獵聲色之娛易入而難返車服口體之奉相尙而不厭皆非逸豫安樂之道也

毀譽雜至。觀其事則毀譽明。善惡混淆。公其心則善惡判。此在上之職也。若智効一職行其所當爲而不問毀譽立乎其中道則善惡自黑白也。

事親孝則專其愛而妻子不能移事君忠則盡其職而爵祿不足動竭力於親者不必須士類致身於君者不必問品秩。

黼藻太平勘定禍亂可以謂之忠乎苟有隱於君不若愚下不欺之忠也。列侯而封擊鮮而食可以謂之孝乎苟有違於親不若貧賤養志之孝也。

有至賢之君無忠直之臣則聰明不能達遠雖賢聖或可欺大哉所謂爲君難。

財用足以富國家一夫可以爲風俗所以繫治亂非有大君子不能變必欲弭禍亂致太平非風俗淳儉不可。

愛君切者不知有富貴爲己重者不知立功名財不難聚也取予當則富足國不難治也邪正辨則丕平風不難化也自上及下而風行俗不難革也自邇及遠而俗變。

富貴者奢侈相尚奉養之外棄廢寶貨窮極土木惟
務相勝貧賤者專於工巧伎藝古所未見一日之直
可以盡農夫終歲之利故棄本逐末耕桑者少而衣
食者多求其盈餘儲積不亦難哉

甲冑之士責以禦侮州縣之吏委以簿書事聖君而
變薄俗病在不爲耳

蘇張適六國而皆合孔孟走天下而不遇易進難入
王霸之道豈止如霄壤

陶淵明無功德以及人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何耶
蓋顏子以退爲進甯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

婦人悍者必媼醜者必妬士大夫繆者忌險者疑必
然之理也

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幾千百人處
眇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於一廛之地乎

堂下遠於千里况於九重之深雖堯舜不能知比屋
有人能以所聞所見上體仁君愛民求治之意委曲
詳陳之則不待用召山甫而宣王自能致太平也
能自遂者未必能成人自敗者必罔人能自儉者未

必能周人自恣者必害人然此無他爲善難爲惡易也

韓非作說難而卒斃於說豈非所謂多言數窮之戒耳

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

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衆獨利則敗衆謀則泄

蓋棺始能定士之賢愚臨事始能見人之操守

猛虎能食人不幸而遇之必疾走以避小人能媚人
人喜與之親不幸而同利害必巧爲中傷毒人而人
不知然機穽之設未若天網之不漏也

必尊於事君必嚴於事親必達於天地鬼神必疎於
禽獸之屬一於誠則交際之道無不至矣

重名節者識有餘而巧不足保富貴者知不足而才
有餘知識明者君子才巧勝者小人

用心專者不聞雷霆之震驚寒暑之切肌爲已重者
不知富貴可以殺身功名可以致顯禍行通衢大道

者不迷心至公無私者不惑

責越人以鞍馬強胡人以舟楫其猶詢民瘼於貴游
索珍玩於寒士艱哉

用不節財何以豐民不蘇國何以安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
止者殺身

人以巧勝天天以直勝人

小人詐而巧似是而非故人悅之者衆君子誠而拙
似迂而直故人知之者寡

舜耕于歷山伊尹耕于莘野聖賢力田見於經傳後
世以文學明道其弊至於菽麥不分豈止不知稼穡
艱難哉

人以麟鳳比君子以豺狼比小人徒論其表耳麟鳳
爲世瑞而不能移風易俗君子能厚風俗致太平以
來麟鳳豺狼能害人其狀易別人得以避之小人深
情厚貌毒人不可防閒殆有甚於豺狼也

邪正者治亂之本賞罰者治亂之具舉正錯邪賞善
罰惡未有不治者邪正相雜賞罰不當求治難矣

天下有正道邪不可干以邪干正者國不治天下有公議私不可奪以私奪公者人不服

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強辯足以惑衆以無爲有以有爲無者便僻足以媚人心可欺天可欺乎

女相妬於室士相妬於朝古今通患也若無貪榮擅寵之心何嫉妬之有

無恒德者不可以作醫人命死生之繫庸人假醫以百誣其初則要厚利虛實補瀉未必適當幸而不死則呼需百出病者甘心以足其欲不幸而斃則曰飲

食不知禁嗜欲有所違非藥之過也厚載而出死者何辜焉世無扁鵲望而知死生無華佗滌腸以愈疾輕以性命託庸醫何如謹致疾之因固養生之本以全天年耶嗚呼悲夫



